

焦點人物

張詠宸

「焦點人物」係指2023年有顯著表現的文壇人物，舉凡各大文學獎或文化獎得獎人、出任重要文化職務的作家，以及在本年度作品廣受矚目者。經過編輯委員會討論與票選後，共有5位入選。名單產生過程如下：第一階段由報紙副刊、藝文相關版面，以及文學與文化相關雜誌，有關文學及出版的文學獎、好書徵選及大事紀要等，整理出基本名單，並且詳列個人資料及入選理由，計有15位名列初選。第二階段則由編輯委員會7人就初選名單共同進行圈選統計，得出最後結果，隨即展開每位人物相關事蹟的簡要撰述，並依姓名筆畫排列分述。

夏曼·藍波安



圖4 夏曼·藍波安
攝影／陳文發

用拼板舟拼回自己的身世，用借貸來的文字說海洋的故事

夏曼·藍波安為第23屆「國家文藝獎」得主，是首位獲頒此殊榮的原住民族作家；同年亦獲得第13屆「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」貢獻獎及第27屆「台灣文學家牛津獎」暨舉行學術研討會，榮譽滿載、桂冠加身是他2023年的最佳寫照。自第一本《八代灣的神話》起，夏曼訴說一篇篇達悟族的傳說故事，這些神話成為他創作的養分，細細澆灌一方寫作園地，使夏曼·藍波安成為經典的原住民族作家之一。

達悟族的神話傳說賜予夏曼·藍波安豐

富的創作元素，同時這些故事也是原住民族的重要資產，因此他亦肩負起口傳文化的守護之責。因為原住民族沒有文字，無文字而易成弱勢者，是何等無策亦無辜，夏曼從歷史中體悟到，唯有訴諸於文字紀錄才能免於落入弱者的處境，因此他「用借貸來的文字」，以蘭嶼為中心，一再說著海洋的故事。國家文藝獎予以夏曼得獎的理由，認為他「兼融達悟語與漢語語法，以語言的操作，挑戰文化霸權，開創活潑嶄新的語感與文學旨趣，賦予台灣文學多元活水。」夏曼·藍波安反轉語言上的困境，融合族語開闢出一條新的創作之道，從初作《八代灣的神話》始，《冷海情深——海洋朝聖者》、《黑色的翅膀》、《天空的眼睛》等眾多著作，到最新作品《沒有信箱的男人》，一路以來足以見得他掌握語言的技巧愈發嫻熟，描述專屬於達悟族的故事，宛若一曲部落古調般緩緩流瀉。

夏曼·藍波安於1980年代末返回故鄉蘭嶼，1992年推出首部作品，這階段不只是生活型態、職業的轉變，更是自我認同的回歸，其中一樣舉措便是將漢名「施努來」改回族名「夏曼·藍波安」，再進而拋開漢人的時間作息規律，依循著潮汐的週期過活，

甚至直言道「漢化是汙名，需要被洗刷」。重新找回自己達悟族的身分，不只反映在作品上，他更身體力行返回傳統達悟族的生活樣態：親手製作魚槍、造船捕魚、種植芋頭，一年四季遵循飛魚的曆法，日常種種便如實地反饋於創作上。以蘭嶼為主體，夏曼·藍波安擴展出新的創作領域，曾經文字的荒蕪，讓族人們窒礙難行，但現在他以筆為槳、以紙為舟，認清海就在眼前，前方就有路，他無所不往，甚至遠征至南太平洋群島，每一次的創作皆是自離島不斷地「離島」，來回反覆實踐。

透過夏曼·藍波安的作品，達悟族的語言、神話、傳說、信仰及生活形式一一躍然於紙上，雖然讓我們略感陌生，卻認識到更為開闊的世界觀、宗教觀乃至於宇宙觀，充分展現其創作中富含豐厚的達悟族及海洋文化底蘊，吸引無數讀者無限嚮往。這樣的獨特魅力浪潮，同樣席捲至海外，夏曼·藍波安多部作品翻譯為各國語言，行銷至全世界。夏曼透過身體實踐，藉由文學創作，完成自我的尋根之旅，亦找回原有的文化自信，徹底貫徹自己的文明自己定義，他的身影堅毅且令人印象深刻，他是夏曼·藍波安，他歸屬於海洋，他寫的是「夏曼·藍波安文學」。

陳列



圖5 陳列

拾起一片歲月殘骸，以靈魂與文字燒鑄

時隔十年，陳列以《殘骸書》回歸文壇，作品一如既往文風質樸乾淨、內斂沉穩，在他的創作之下，歲月如河、靜靜流淌，然而在平靜的河面之下，各股文字形成的暗流不停地衝擊讀者的心房，冷不防便使之潰不成軍。是以《殘骸書》一出，接連獲頒「台灣文學獎」金典獎年度大獎、第7屆「Openbook好書獎」年度中文創作以及第43屆「吳三連獎」文學獎散文類等獎項，《殘》作的文字魅力漫淹文壇、無人能擋。《殘骸書》是陳列將自身於白色恐怖時期身陷囹圄的個人遭遇，在經過長時間沉潛後的緩慢輸出；與前作《躊躇之歌》相對應，《殘》作彷彿是《躊》書中5篇散文外的續章，時間段介於〈歧路〉與〈藏身〉之間，填補上讀者曾經疑惑過時序上的空缺，陳列花了10年的時間替我們解惑。然而自身之感呢？面對如此的政治創傷該如何去憶往、去陳述，陳列耗費了50年，不是不願寫，而是不知該如何書寫，畢竟「回憶確實是會傷人的」。

回憶之所以傷人，是因為曾經整個人由